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刊創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45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八八 轉二八八

Table with 4 columns: 創社, 發行, 社長, 編輯, 副社長, 編輯, 發行, 社址, 電話

康少趙 /

(下)理管談觀值價類人從

現在公佈答案：(1)理論型：他的反應是——這是誰作的？完成於那一朝代？那個時候還有那些藝術家？為什麼這東西能夠流傳下來？曾經有那些人收藏它？它是否遭到戰爭的破壞？甚至於當時有沒有與作者齊名的藝術家？……或者挑剔一下。(2)經濟型：多少錢？把它買下來好不好？賣給那個老王，搞不好還可以賺一點錢……(3)追求美型：這沒什麼了不起，又不好看……他的價值完全是由美的觀點來評定的。希望能與別人分享美好的事物，這麼美好的事物，我要告訴某某人來一同欣賞……(4)社會型：這麼好的東西，何不開個展覽會，以供大家欣賞呢？或者借給博物館，因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或者我死了以後，一定要把它捐出來等等。(5)政治型：這東西不貴？假若這東西很名貴，我一定要做一個架子，把它放置在辦公室的「中間」；像趙少康有這樣的東西，他人一定很了不起……總之，他所有貴重的東西，都擺在明顯的地方。(6)宗教型：若花瓶上畫上裸體的女人，他可能就不喜歡；假定是「最後的晚餐」，他可能就很喜歡。總之，只要跟他狹窄的道德觀相吻合的話，他就覺得好。另外我再問一個問題，或許答案不見得一樣。今天如有一頭大象給你，你會有什麼反應？(1)知識型：這象是那裏來的？這象怎麼這麼大、這麼胖？我那有地方養牠？牠一天吃多少東西？我不要！(2)經濟型：象牙大不大？肉能不能賣錢？(3)政治型：騎在牠身上、駕馭牠。(4)社會型：展覽、遊行，讓大家欣賞。(5)追求美型：把牠打扮一下，他覺得是一種樂趣。(6)宗教型：上帝真了不起！象這麼奇妙，鼻子又能捲！

價值是決定一切的。我今天跟你們講這些價值，是要告訴你們，一個人真正的動機是內在的。一個人只能牽牛就水，不能逼牛喝水；或以前在管理上有一個錯誤，那就是我們希望鼓勵別人，或 motivate 別人，那是不可可能的。你也不可能去鼓勵別人，來 motivate 他們自己。一個人的價值被侵犯的時候，常常反應得非常強烈。今天，我對人類的價值系統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希望對你們將來觀察別人或了解你們自己，或跟別人相處，做別人的部下，或做別人的長官，多少都有一些幫助，運用之妙，全部靠你們自己。我想今天講題就到這裏為止。謝謝各位！洪雅伶紀錄 勞友服務團提供

告預息消團社

- △中文學社於二十一(一) (二十五)五，舉辦「雲天」。
△演習社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半假德一〇五，舉行教孝月演講比賽。
△新聞學社於二十五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假德五〇八，舉辦「文學語言與視覺語言」專題講座。
△電機學社於二十五日晚六時假三〇二，邀請資訊科學系主任馮定國先生主講「資訊與生活」。
△書法社於二十六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正宗堂，舉行教孝月書法比賽。
△植物學社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假義四〇九，邀請陳益明老師主講「熱休克對植物的影響」。
△勞工系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一日)假興中堂，舉辦勞工系系列活動。
△造園學社於二十四(四) (三十)日一連四天，假典六樓，展開造園週活動。
△中文學社於二十四日晚六時半假義四一七，邀請龍思明先生主講「篆刻之美」。
△體育學社於二十四日晚六時假華風堂，舉行「體育週之夜」。
△農服社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假華風堂，舉行「體育週之夜」。

耕雲的筆 華岡詩社

林冷的作品

三月的冷峭已隨雲霧下降了 三月的夜，我猜，是屬於金星的管轄。 每一個角落都藏著 小小的探子們 它們被打發到這兒來等候 等候風信子發佈晴朗的消息。 ——你看，那從冬青叢中探出頭來的 便是桃樹頑皮的小黑奴。 三月，有多神奇的夜啊 三月的故事隨風佈散，那些故事真美。 傳說：嚴冬已開始睜倦了 來接更的春季，是穿著巴蕾舞鞋的； 她輕輕地來，沒被發覺 而小精靈們已等得不耐煩啦！ 還有一些—— 我是不能說的 三月的夜知道 三月的行人知道 (三月夜) 楊牧認為「三月夜」的婉約優美和純真最能代表林冷詩的風格和體裁。首句冷峭的寒意在雲霧中，促使敏感的少女彷彿欲訴一件極重要的事，然而矜持之間，跌宕於第二行的卻是含羞的「我猜」，並且訴諸星系的傳說，「是屬於金星的管轄」聲調轉為天真而發展成輕巧的童話。 「小小的探子們」，「桃樹頑皮的小黑奴」正具有童話角色的吸引力，他們是誰呢？原來是詩人世界裏，出現在夜間的小精靈——等得不耐煩的宇宙小精靈。終於嚴冬隱退，把世界讓給旋舞來到的春光，而春光帶著什麼喜悅？「我是不能說的」欲語還休，暗示這金星管轄的三月夜裏，有一個秘密，須以秘密始，以秘密終，只能和當事者有心的分享，而夜是他們的見證。 這是首充滿暗喻的抒情詩，在期望春天的主題裏，透露某種少女不太能夠把握理解的淺愁，是林冷內心探索結合故事意象的表現。林冷自中學即以婉約優美的抒情詩飲譽文壇，為五十年代現代詩壇著名的女詩人，著有「林冷詩集」。

地窖裡的魔鬼

文／陳義和 圖／陳德馨

我想主耶穌基督是永遠都不會原諒我的，儘管我已絕食了七天七夜，儘管我每天都抱著一種極度愧疚的心情，跪在神壇面前祈求祂的寬恕，但現在孩子已經離開人間，而我的錯也已成為個人生命中的永久記憶，那麼，這一切的自我悔懺與懲罰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一點都沒有料到自己的孩子竟會走上這條死滅的道路，本想把他關在地窖會使他經由反省的過程而變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的，誰知事實並不如我所預測的那般單純，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他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這標準誰都沒有辦法從他身上奪走，他具有哲學家慣有的那種孤傲和任性的氣質。

就一般的情形來說，當一個父親向別人描述自己兒女的性格時，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的語氣是篤定的，然而我並不能如此，當我在這兒試圖用文字來刻畫我的孩子的性格時，我鬱悶，我痛苦，我很怕這個孩子除了我所敘述的之外，尚有其他為我所不知的思想內涵，果真如此，我就太對不起他了，因為我沒有盡到做一個父親的責任，事實上，我已經對不起他了，如果我没有在生前將自己內心的吶喊記在日記上，那麼我根本不會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男孩。

或許，我真是該慚愧的，身為一位牧師，為大眾宣說永生真理的牧師，竟不能了解最親近的人，更可笑的是，我竟不能運用正確的教育手段來開導、挽救救孩子的心智與生命，如此，我還有什麼資格再擔任這種拯救人類的聖職呢？明天，明天我將離去，離開這座培育我二十年的教堂，也許我從今以後不會再走進這塊神聖的園地裡了！不過，有件事我一定要在離開這兒之前完成，也就是說，我要用手指上的鮮血將我孩子的日記抄寫一遍，不管這是不是一種愚蠢的行為，但我非如此做不可，至少，這會讓我內心裡面的痛苦減輕許多。現在就讓我開始這段漫長的贖罪路程吧！

我說這是一條漫長的贖罪路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這孩子的日記不但字數甚多，而且他所說的話幾乎句句擊中我的要害，試想此時的我如何忍得了他那無情的批判？失去一個有智慧、有思想的兒子已經是夠讓我悲痛的了；其次，我要交代的是，如果我因失血過多而不治，那麼我要誠懇地請求弟兄姊妹們將我的屍體丟棄在人煙稀少的山林之中，讓四方的野獸啃噬著我的肌骨，這是我此生最後的一個願望。我死了之後，靈魂若尚存在、尚有知覺，看到這種情景，則我會在另一個世界裡咧開嘴巴對你們笑的。以下便是我的孩子的日記：

「也許我對自己目前這個遭遇是一點也不需要覺得奇怪的，我甚至應該把它當做一種極其自然的現象，試問思想與觀念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有可能生活在同一個屋頂底下而相安無事嗎？況且父親的命令形同律法，做為孩子的我能加以反抗嗎？」

不論父親和我之間的思想差異有多大，我都應該在某種程度上聽從他對我所作的制裁，否則父親必然會覺得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我的反抗乃是意謂著我將父對子的那份自然權威一股腦兒地摧毀了。

每一個父親，尤其是有兒子的父親，最感到自豪的事情便是他們的意志受到尊重與實現，這幾乎已經成為了他們精神上的重心，他們的意志一旦受阻，則可想像地，他們的精神會如何的消沉、頹喪了。

而今，我若意氣用事，將父親對於我的最後一項權威，亦即支配我的軀體，剝奪了，那我不是太殘忍了嗎？儘管我的服從是表面的、出乎憐憫的，但一個人的表面順從若是建立在他人上的喜悅與價值之上，那麼他難道也等於犯了某種滔天大罪嗎？不，此種依順、此種隱瞞是被容許的，至少我沒有傷害他，我把他的價值置放在我的價值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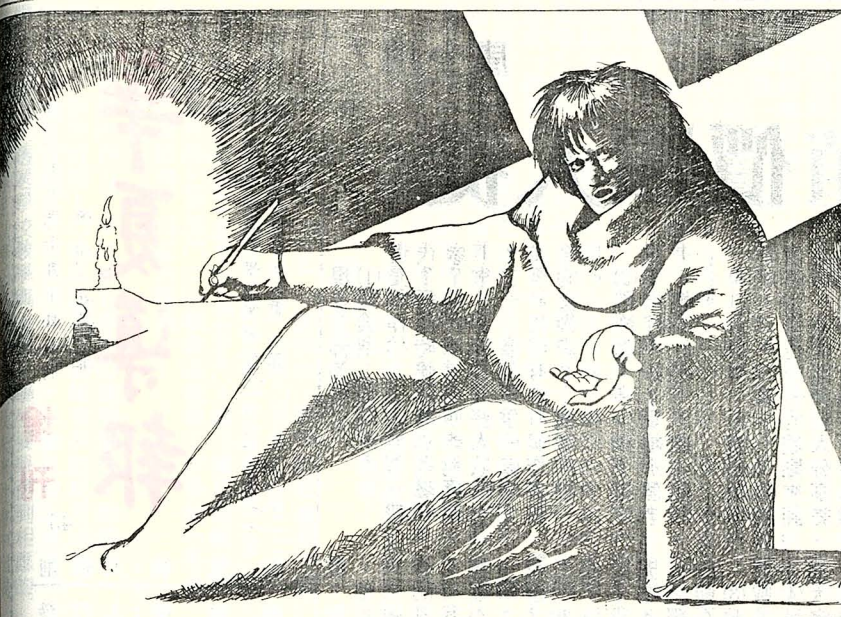
不過，我這充滿善意的順從所換來的卻是無有期限的黑暗生涯，我對這間陰森恐怖、濕氣甚濃的地窖簡直無法忍受，尤其是那種從第二層地窖直冒上來的腥臭味，真教我不得不作三日嘔。我實在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觸犯了那條天律，理應承受這嚴厲的懲罰，父親他難道不明白黑暗乃惡魔最易出沒的地方，而第二層地窖中的棺木也時常無故作響。

我這小小的心靈著實沒有足夠的能力，將這些令人驚顫的事實埋葬起來，我恨死他了，我恨他不能設身處地為自己的孩子著想，我是否在他的探討與接受上遭到何種困難，或者我是否能忍受此種處罰的方式，這些問題他是從未思考過的，在他的心目中，人人平等，人人皆是上帝所生的兒女，所以每一個人的才智、體能都相同，沒有一點高低強弱的差別，因此今天，我會受到這種超越我的忍耐程度的苦，也就不足為奇了。

事實上，父親應該要覺得自己的行為乃一大恥辱，因他是基於維護個人的尊嚴與事業，才將我關進地窖裡的，而不是源於什麼嚴正的理由。事情是這樣子的：昨天上午——我想這時間是不會錯的，地窖裡的一片陰暗雖已徹底地將人為與天然的時間系統絕滅掉了，但我的時間感依舊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裡——我照例坐在母親的身旁，跟隨著台上的牧師先生的弟兄姊妹們完全沉浸在神聖的甘甜之中時，我的內心突然產生一股洪流，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將當時的我帶進一個恍恍惚惚的境地裡，我任何東西都看不見，任何聲音都聽不到，只在口裡低喃著『上帝已進墳墓去了，上帝已進墳墓去了』；目睹此種情景的母親神情紛亂地趕緊用手絹蒙住我的嘴巴，不使這魔鬼般的叫喚再度發出來。我用力地掙扎著，但被母親制止了，不一會兒之後，我便呼呼地進入沈醉的夢鄉。

我確已闖下了大禍，這是我目前的處境告訴我的，父親為了不使這事重演於教堂，為了不讓弟兄姊妹們批評他養了一個魔鬼兒子，於是決定把我軟禁起來。

然而，我至今仍舊不明白為什麼父親不能在自己的固有思想中，放進一點新的質素。從歷史進化的觀點來看，哲學思想或宗教信仰乃是多面發展的，自古至今，沒有一個人曾經因固守著一種思想而活得稱心愉快，不論如何，宇宙間的現象和人的內在情境總是因時因地而變遷轉化的，所以人應該要



(上接第二版)
有調適己意的胸襟與魄力，否則很容易地就會受到他人的排斥。

父親顯然對這道理沒有一點知覺，因此他要發揮他的威權而使我的可怕的想法，不再具有向上發展的可能的。其實，暴力對於人的思想是無能為力的，所謂的「洗腦」也只不过是肉刑的無限延長罷了，人本來就是一種極其特殊的動物，他不會輕易地丟棄腦海裡的东西，甚至想要丟棄這些精神事物，也是永遠不能棄的。我待在這兒已將近一天一夜了，請問我對人生、宇宙或基督教的態度會有過何種改變嗎？

如果有這麼一天，我的態度呈現出溫和的氣象，那我一定懷有某種功利方面的企圖，至少父親會因此而放我出去，但請放心好了，我是會這麼做的，我雖不甚贊同基督教的某些教理與現象，然而我還是想說：如果我貪圖著外面世界的快樂，而讓自己的執著與人格徹底破產，則即使是上帝也要為我的抉擇而痛哭流涕的。

從牧師先生那大發雷霆，以及我當前的飢餓、口渴和虛弱的情形來推想，父親將「上帝已進墳墓去了」的話當做是真的，我恨納悶他為什麼不從更深刻的地方，來洞察我昨天上午的恍惚現象與口中呢喃的真實意涵，我只覺得自己是個倒楣鬼，更嚴重的，我是個不會申辯的白痴，如果我及時向他說明我的用意，那麼我現在就不必受這種煉獄之痛了。唉！只怪我這喜歡沈默、思考，而不喜歡說話的犧牲子。

不過，話又說回來，此時若要我喊破喉嚨，從緊閉的地窖向他們申述，那我也不是不幹的，經過這一天來的思慮之後，我對往後的日子已不再有什麼期盼了，橫豎人生不過是一種煩瑣的重複過程罷了，尤其，我目前的命運更教我不得不作如是想。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而已，如果其他的人能夠珍視大自然所賦予他的資稟，而將之化為人間的祝福，那我依然要向他道賀的，因為他是人類得以繼續生存的一個要素，儘管我悲觀而自絕性命，在地獄裡，我也會虔誠地頌讚著他。

也許，再過幾個鐘頭，我就要成為地獄裡的一分子了，那麼，請讓我繼續在這兒記下屬於我自己的一些觀念吧！我想，這對於一個不久於人世的人而言，是有必要的，不管我對自己的生命所持的態度是否太過於草率，不管我此時的想法是否已臻成熟之境，我都必須很忠實地把它們記下來，因為文字乃是人類最為直接的表達自我、記錄自我的工具，我要好好地利用它，畢竟，它是今天的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朋友，而我的此種行為又何嘗不是珍惜生命的表現呢？

說清楚，何必如此虛偽，用盡各種辦法去隱惡揚善呢？自欺欺人是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好處的，總有一天，你的虛假面孔會被世人揭露開來，而今，我不就正從事著這項工作嗎？

你的運氣實在並不甚佳，竟碰上我這個不肖兒子在這兒宣說你的醜聞。當然，你是可以再度運用巧妙的手腕將這份手記焚燬的，因為我不論將它藏匿於何處，總是局限在這間地窖，但是，我既然寫下心中的話語，則我的願望已達成，對於它將落於何人之手，或者它將承受何種遭遇，我是會管它的，上帝知道一切，讓上帝去審判吧！

做孩子的用這樣的口吻對父親說話，從中國傳統的眼光看來，似乎是大不孝、大不敬，但我寧願冒犯傳統的尊嚴，也不願將發生在我周遭的事情埋在土裡，何況這個事實只有我明白，我若不說，還有誰會說呢？真實乃是我始終在追求著的一項處事原則，更有真才實學使我的靈魂淨化、坦蕩與欣慰，我不像父親，我更不願如父親那般，為了保有神聖的職位，而蒙蔽了自己的良心。

猶記得十幾天前，當我在祈禱室強迫自己去捕捉上帝的形象時，隔壁房裡忽然傳出一些極致嗚咽的聲音，那是父親的，他正在向母親傾訴衷曲。

「我很慚愧，」他說：「也很痛苦，如果不是為了妳和孩子，我早已離開了這個地方，因為我難研究了一、二十年的聖經，了解它所說的全部事理，而今也登上了弟兄姊妹們所景仰的牧師職位，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尚未真真正正地與主有過任何交通，也就是說，我從未見過這我們每天早晚所歌頌著的上帝，祂對我而言，依然是一個不可測度的秘密。坦白講，今天，我的信仰支柱只是一個信字，因為我相信聖經所透露給我們的一切皆是真實的，所以我能夠依附在它的字裡行間，滔滔不絕地向弟兄姊妹們宣講聖道，換句話說，信是不需要任何東西做基礎的，只要有一份相信的心情就行了。然而，這對於具有邏輯推理能力的人來說，是多麼困難啊！尤其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面對這個問題時，一定會說：這樣的信如何可能？確實，我現在，不，應該說是好幾年前，所面臨的便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更不幸的是，我無法給自己一個圓滿的答案，所以我很慚愧、很痛苦，我想，要替自己尋找一條解脫的道路都不可能了，除了解經之外，我什麼都不會做，想想自己，無異是塊廢鐵。妳說，我該怎麼辦？」

父親心中的疑難並沒有得到任何建議或啟示，那時候的母親也許亦如父親一樣的迷惑和惘然。我在祈禱室待了很久，希望能夠再聽到一點訊息，然而我的願望並未達成，父親沉默了許久之後，兀自到院子裡，毫無目標地摘下手已枯萎的樹枝。而我從此以後，便覺得這真是一個荒謬的世界，甚至整個宗教圈盡為卑鄙的謊言所充斥，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種力量，能夠將所有的神學工作者內心的秘密傾倒出來，那麼基督將剩下什麼東西呢？或許一無所有也未定。

儘管如此自信地作猜測，我依然沒有資格為基督教下斷言，我只是個平凡人，我僅能以父親的情形做為一個釋例，不過，誰又能肯定地說，父親的例子不是其他許許多多神學工

作者的一個縮影呢？噢，此時我的面前彷彿正上演著一場詭異而滑稽的宗教性卡通，而其導演則是爬滿蛆蟲、顯露貪婪面容的一顆心。

父親一生的作為實在令我深惡痛絕，他竟能夠在覺悟了自己信仰危機之後，繼續充當數年的牧師角色，他竟然不能憑著對光明磊落的認知而立即離去原職，如果他能於幾年前毅然下此決心，那他是可以獲得原諒的，但是今天，今天他即使理成光頭，在雷電交加的夜裡，乞求上主嚴懲，也是沒有辦法重獲自新機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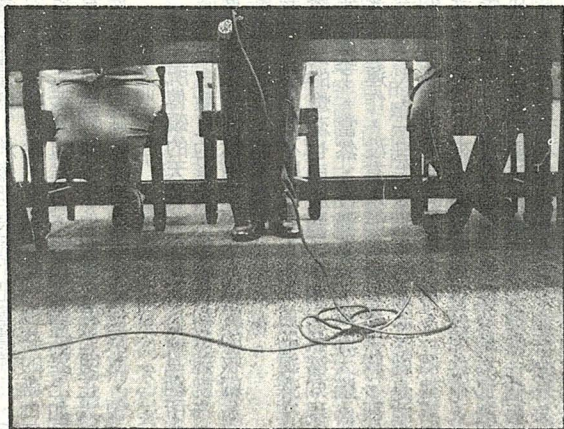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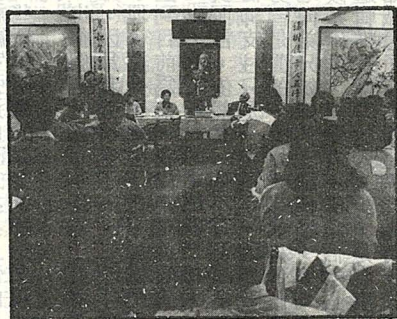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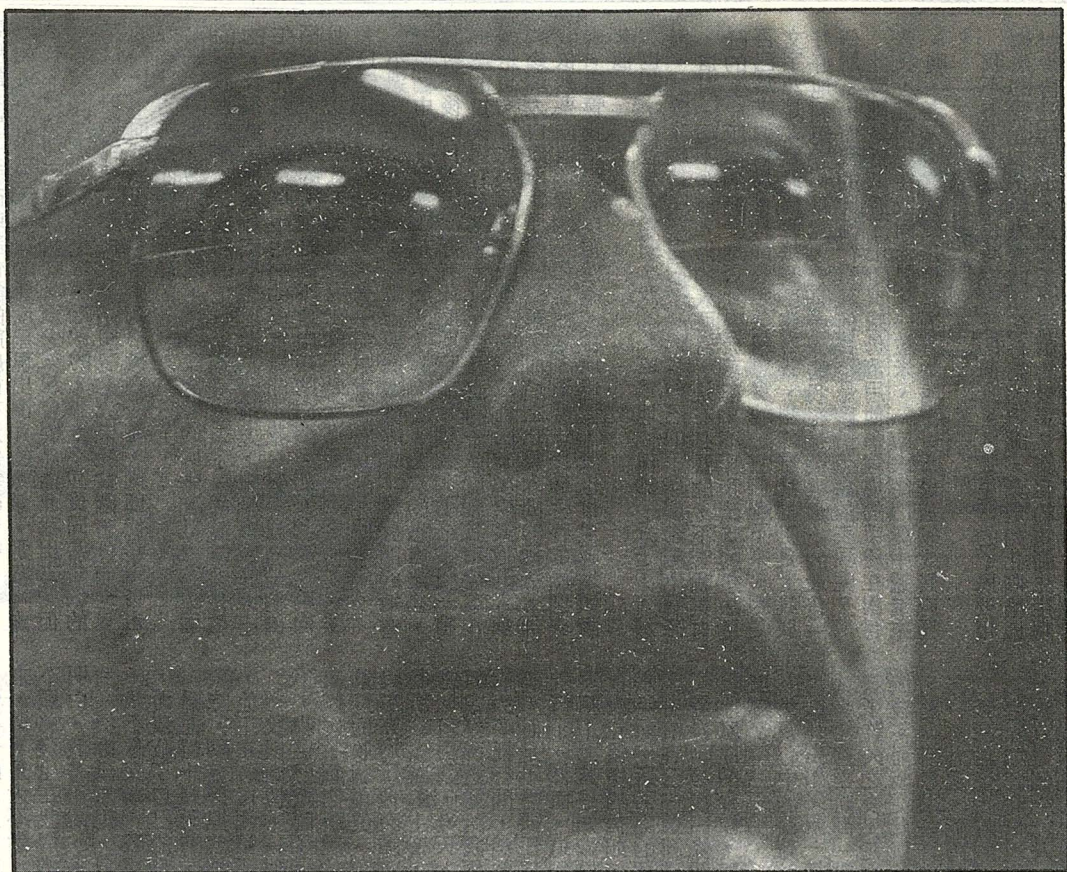
疑惑留在自己心裡的時間多長久都沒關係，但是，若將此疑惑視為堅定的真理而傳授予他人，那就太不仁道了。我的父親，生我、養我、育我，授我以基督信條的父親，便是一個如此不仁道的長者，他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問題是否會在來日成為我生命中更為嚴重的致命傷，他口口聲聲說愛我，但事實上，他在殘害我，還好我並不是一個沒有思考能力的人，相反地，我非常喜歡把自己當成一個思想基地，而向外界去征討，因此我在思想方面受他的影響並不深，否則我真不知道以後——當然，我已經沒有太長久的以後了——自己的境遇會發展到何等淒慘的地步呢。

除了違背自己的良心，在信徒的面前販賣虛偽的知識外，父親尚且是一個推卸責任的能手，他說他繼續留在教堂擔任行政的工作，乃是為了母親和我，乍聽之下，他是多麼的慈悲啊！因為他寧願獨自忍受著良心的指控，而讓自己的妻、兒過著舒適、安穩的生活，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個藉口罷了，他的心地果真如此善良，那麼他為何不把事情簡化，反而無故地使母親和我蒙受天大的罪名，因為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母親和我的存在，那麼牧師先生他便能成就光明正大的美德，而這些年來也不會有無數的男女縮身在他跟前，領受他的一派胡言。

我想，父親一輩子所傳頌的天國若不存在，而且他所宣揚的義理，其箭頭乃指向撒旦的巢穴，那麼我和母親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十萬信徒的恐怖殺手了。唉！親愛的牧師先生，你的想法如此卑鄙，教我怎能不側首？

夜，已深，我的手指開始不聽使喚，而眼前的這條在地窖右側的桌面上摸索到的燈蕊也已燒到了盡頭，我深知現在是結束這份手記的時候了，當然，再過不久，我的大腦、心臟和脈搏也將跟著停止運作，沒有人能改變這項事實，即使上帝也是無能為力的；人，一旦失去求生的意志，就是強迫黑暗的魔鬼，尚有許多話要記下來，但已成為不可能之事的這兒，我只想鄭重地指出：基督教的唯一優點乃是為那些迷失了人生方向，找不到自我的價值歸宿的人，提供一個暫時性的庇護所；另外，基督徒若不能向世人宣示上帝的形象與思想，且此種形象與思想並非僅限於聖經所載，而是隨時隨地而進化，且是具有創造性的，那麼基督徒的「信」便很難獲得成立之契機。

一個狼狽不堪的基督教牧師儼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勞瑞印象

圖·文 吳仁麟

畫漫畫，很少有人能夠畫得像勞瑞這名利雙收的，這除了要歸功於他天生的幽默感之外，美國的媒體霸權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四月十一日，勞瑞到華岡來，在正宗堂，他配合錄影帶宣揚他的漫畫哲學，他說：「好的漫畫，其威力可比美百萬雄師」，今天，即使有再強的火力，也無法將他塑造出的許多印象，自世人的心中磨滅。

套一句流行的廣告詞，勞瑞這個人是可以如此被了解的：「莊重斯文的外表下，我有一顆頑皮的心。」